

利益、战略及美国台海政策的矛盾性

○ 信 强

[内容提要]外交领域里的利益、战略与政策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一组变量。美国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政策是美国实现其台海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意图。“不统”是美国实现霸权的必然选择;“不武”才能维持东亚和平的基本态势;中国制止“台独”的意志和决心使美国不得不以遏制“法理台独”来防止武力冲突。美国的台海政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关键词]美国利益 美国战略 台海政策 矛盾性

[中图分类号] D8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6241 (2009) 01 - 0021 - 06

随着陈水扁当局“入联公投”闹剧以失败收场,以及马英九赢得台湾岛内2008年“总统”选举,原本紧张不断的台海局势随之趋于缓和,不仅两岸关系迅速回暖,中美“台”三边关系框架也逐渐重归平稳。然而,纵观近一年来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台海决策,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诸多模糊、混乱甚至是自相矛盾之处。例如针对此前喧嚣不已的“入联公投”议题,美国政府与中国大陆对台湾当局进行了强力打压。据此,有部分人士甚至乐观地提出“中美共管”台海局势。然而好景不长,美国防部于2007年9月突然宣布将向台湾出售价值高达22.3亿美元的大批先进武器,从而严重削弱了美国反击“台独”政策的可信度。而随着马英九的胜选,两岸关系逐渐走上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美国政府内部又传出了批评台湾与大陆“过度亲密”的杂音。针对美国屡屡自相矛盾的对台政策,本文试图从“利益—战略—政策”三者之间的关联入手,对美国台海战略的困境、对台政策的矛盾性及其成因加以探析。

一、冷战后美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

在外交政策研究领域,国家利益、对外战略与外交决策是一组彼此关联、互相影响的变量,其

内在逻辑在于,对国家利益的清晰界定直接决定了国家对外战略的确立,对外战略则进而决定一国外交政策的选择和制定。另一方面,外交决策的正确或者失误则会直接影响一国对外战略的实现,关系到国家利益是否能够得到提升抑或遭到损害。

对于每一个处于国际无序状态之下的民族国家而言,增强和提升自己的国家利益,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它的本能诉求。“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基本方向,决定了国家资源需求的类型与数量,也决定了国家实现目标所必需遵循的资源运用方式。”^[1]各国决策者也无一例外地将增强国家利益作为确立对外战略和制定外交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美国对国家利益的研究由来已久,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也可谓是见仁见智。1995年美联邦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Commission of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按优先次序将美国国家利益划分为四个等级序列,即核心利益(vital interest)、极端重要利益(extremely important)、重要利益(just important)和次要利益(secondary important)。然后根据不同序列的利益制定了有所区隔的维护和加强国家利益的方式方法,其手段则包括促进国际合作,加强双边、多边同盟直至不惜单

[收稿日期] 2008 - 09 - 27

[作者简介] 信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边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美国的利益不受侵犯。

在该委员会于1996年向美国政府提交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利益报告》中,其所认定的美国核心利益共计6项,包括:防止、遏制核生化武器对美国本土和海外军事力量的攻击威胁;防止在亚欧大陆出现敌对的霸权国家;预防敌对大国在美国边界出现或是控制海洋;保证主要的全球体系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保证美国盟友的生存与安全等。极端重要利益共计11项,包括保护美国的盟友免受重大的外来武装侵略;防止重要地区出现地区霸权;防止在亚欧大陆出现具有敌意的大国;以合理代价防止、应对、终止在重要地区的重大冲突等。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共有15项,内容则涉及保障人权、促进民主、多极化、鼓励出口、维持生态环境等。

而在该委员会2000年8月提交的研究报告中,则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和排序进行了一些新的调整 and 变化。在该报告中,保卫美国本土安全、保证美国盟国的生存与安全、防止敌对霸权大国的出现等仍然被视为美国的核心利益,但是增加了“以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方式与中俄建立建设性关系”这一新的内容。在11项极端重要利益中则保留了“防止重要地区出现地区霸权”、“保护美国的盟友免遭外来入侵”、“防止、应对、终止在重要地区的重大冲突”等内容。^[2]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将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归结为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与安全稳定、保护本土与盟国的安全、防止地区冲突的发生以及任何敌对大国的崛起。用约瑟夫·奈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利益就是保持主导地位”,^[3]或是如斯蒂芬·布鲁克斯所指出的:“利用美国的优势地位建立起美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单极霸权世界,抑制其他国家试图谋求霸权的挑战倾向”,^[4]进而维护“美国治下的和平”。例如,克林顿总统便曾多次表示必须维持美国的强大实力和领导地位,使“21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5]小布什总统在其2006年国情咨文中也曾明确指出:美国必须“通过领导世界来建设我们的繁荣”,因为“如果美国不去领导,世界将变得更为危险和焦虑”。^[6]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也在《外交》杂志撰文声称:“在当今世界,美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美国。……我们要身体力行地领导这个世界。”^[7]

作为冷战后独霸全球的唯一超级大国,如何维系自身霸权领导地位及其所建立的霸权体系,无疑是历届美国政府念念不忘的“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目标”。而其中关键就是必须防止出现一个足以对美国全球霸权发起挑战的新兴地缘政治强国。放眼全球,在后冷战时代,能够有条件和潜力在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屈指可数,而其中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仅具有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资源条件,奉行与美国迥异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且近年来经济实力迅速崛起,军事现代化进程也不断加快,从而引发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日益加深的疑惧。美国国内关于中国“将像威廉德国一样成为挑战现状的强权”、中国“将把美国赶出东亚、称霸亚洲”等说法不绝于耳。因此,如何遏制中国大陆的迅速崛起,确保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维护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利益,便成为美国战略决策精英思考和制定对华战略以及台海政策的基点。

二、“维持现状”:美国台海战略的两难选择

对外战略是一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行为体进行国际互动的过程中,为了维护其自身国家利益而制定的综合利用其自身各方面力量和资源的策略的总和,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在构成对外战略的诸多元素中,国家利益无疑是第一要素,国家利益不仅决定了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并且决定了国家的基本需求和具体的国家目标。在战略研究中,国家利益也始终是解释国家战略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制定一项战略,“最要紧的工作就是确定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8]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可谓一波三折,美国对华战略也经历了多次大幅调整,而每一次战略调整,其出发点都无疑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冷战期间,围绕两国关系中最敏感复杂的台湾问题,美国的台海战略也随着中美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中美对抗、美蒋联盟、美台“断交”、中美联手抗苏等一系列重大变化。冷战结束后,随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解体和中美共同战略利益基础的消失,面对中国大陆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美国的台

海战略逐渐定位为“维持现状”，即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冷和平”现状。这一战略的确定，一方面深刻地反映出了美国台海利益的取舍面临两难困境，同时也体现了美国试图折衷利益矛盾，实现其台海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意图。

首先，防止两岸顺利统一，是维护美国霸权“领导地位”的必然选择。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决不会坐视任何一个有可能威胁其霸主地位的区域性强国的崛起，进而导致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出现根本性改变。美国认为，两岸的统一无疑将使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加快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步伐，从而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具体而言，两岸统一将带来三个主要后果：1、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大幅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1月公布的统计数据，2006年中国大陆GDP总量已达2.6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约为5.5%，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强国。^[9]而同年台湾GDP总量为3556亿美元，为全球第18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则高达2670亿美元，为全球第三大债权国。^[10]一旦两岸统一，同文同种的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地将建构起一个规模巨大、实力雄厚的“大中华经济圈”，^[11]势必对美国的强势经济地位造成挑战。2、两岸统一将改变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战略格局。在冷战期间，为了遏制中苏两国，美国在西太平洋依托所谓的“第一岛链”，精心构筑起一道严密的防御体系，而台湾则位居该岛链防御体系的中部。一旦两岸统一，这一体系也将随之崩溃，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的地缘战略态势将发生逆转。3、两岸统一将极大地改善和增强中国的政治实力。一旦两岸实现统一，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必将得到迅速改善和加强。

由于中国奉行与美国大相径庭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美国内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言论始终不绝于耳，甚至连曾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的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也毫不讳言：中国崛起是美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美国为此必须做好两手准备，甚至进行必要的遏制。^[12]台湾问题悬而不决，两岸关系长期僵持甚至对立，这种状态是美国用以阻碍大陆迅速崛起的一张王牌。维持两岸的分裂状态，有利于维持和延续美国的优势地位，因此美国自然不会乐见两岸统

一，更不愿见大陆通过武力统一台湾。

其次，基于台海两岸的政治现实，为了贯彻落实美国保持两岸“不统”状态的战略，防止大陆寻求以武力统一台湾，美国又确立了两岸“不武”的原则，即两岸必须“和平解决”台海争端。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大陆利用不断增强的国力，以武力实现美国所不乐见的两岸统一，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美国维系东亚地区和平态势，保护日、韩、台湾等“盟友”的生存与安全，维护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以及政治信誉等多方面的利益考虑。

作为当今霸权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和最大的受益者，美国也必然是一个努力谋求“维持现状”的大国。任何地区发生重大的动荡以至冲突都将危及该地区的稳定，破坏美国所积极维持的“现状”。因此，对于美国来说，“以合理的代价防止、应对和终止在重要地区的重大冲突”始终是极端重要的国家利益。诚如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洛德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所言：一旦台海爆发武装冲突，“对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该地区的影响都将极为严重……也将使美国及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国和朋友付出重大的代价。”因此，“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利益是维持和平与稳定，中国与台湾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他们的分歧。”^[13]2007年9月11日，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现任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也明确指出，“作为一个拥有全球利益和责任的太平洋大国，美国自然关注整个亚洲的和平。由于台湾海峡是一个潜在的冲突导火点，这个地区要求我们始终给予关注。”^[14]

第三，遏制台湾当局谋求“法理独立”，防止中美两国因“台独”而直接冲突，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利益。尽管美国对于大陆综合国力的提升持防范态度，更不愿中国由于顺利实现了两岸统一而迅速崛起，但是与此同时，出于美国总体的现实利益考量，美国也不愿意因为“台独”而与大陆交恶，甚至与之敌对，更不愿为了支持“台独”而被迫卷入一场与大陆的流血冲突之中。

多年来，面对大陆坚决遏制“台独”的意志和决心，美国历届政府均已认识到，唯一有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完全破裂的冲突点就是台湾问题。一旦台湾当局悍然宣布独立，彻底破坏现有的“一中架构”，

必然招致大陆寻求以武力统一台湾,届时台海冲突将使美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袖手旁观,美国会在亚太盟国中丧失政治信誉,从而危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安全布局。但是如果美国公然以武力介入台海冲突,则有可能导致中美两个大国兵戎相见,这不仅将使美国与大陆陷入长时期的敌对态势,并将危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损害“美国治下的和平”。也正因为此,美国历届政府均一再警告台湾当局,美国不会为台湾开出“空白支票”,不会为“台独”而牺牲美国士兵的鲜血。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对“一中原则”的一再重申,到1997年克林顿总统明确表态反对“两国论”,并直斥李登辉为“麻烦制造者”,再到小布什政府对陈水扁“一边一国论”以及“入联公投”提案的批驳,并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都体现了美国担心由于台湾当局顽固谋求“台独”而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甚至彻底破裂,从而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损害美国最高战略利益。正是为了维系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国因台湾当局“急独”而走“急统”之路,服务于美国保持两岸“不统”状态的台海战略,美国必须努力维持“一个中国”政治架构,对岛内“台独”势力的恶性膨胀和无理挑衅加以必要的遏制。

三、美国台海政策的矛盾性

多年来,基于“维持两岸现状”的台海战略,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奉行所谓的“双轨政策”,即一方面为了防范大陆崛起,维护其东亚“第一岛链”安全体系的完整,美国始终不肯放弃对台湾的支持,并通过对台军售等方式不断提升美台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极力阻挠两岸可能的统一进程;而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岛内“台独”势力倚重美国的支持,肆意挑衅大陆的对台政策“红线”,美国政府又被迫对“台独”诉求和行为进行必要的打压。但是该战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往往导致美国对台决策陷入困境,从而屡屡发出前后不一甚至自相矛盾的政策讯息。审视岛内“大选”前后美国出台的一系列对台政策,美国政策的矛盾性和两面性可以说表露无遗。

2007年6月18日,陈水扁宣称将在2008年

“大选”时同步举行“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全民公投”。在陈水扁发言之后仅相隔数小时,美国国务院便紧急发表书面声明,强调美国根据“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以主权国家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科马克也公开警告“公投”将“升高两岸紧张”,并要求陈水扁“展现领袖能力与风范”,收回“公投”提案。^[15]为了表达对台湾当局的不满,8月20日在陈水扁前往中美洲并再度“过境美国”时,美方不仅迟迟不肯告知台湾当局过境地点,而且最终以“非本土,纯加油”为原则,只允许陈水扁过境阿拉斯加,加油50分钟后便须秘密离境,禁止他踏足美国本土。

而随着陈水扁当局罔顾美国的警告,一意孤行地继续推动“入联公投”,8月27日,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公开批评台湾处理“公投”的态度是一个“错误”,并警告台湾当局:“美国反对‘入联公投’,并说这无疑是在走向宣布台湾独立和改变(台海)现状的一步。”明确对“入联公投”加以定性。^[16]四天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韦德宁再出重拳,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因为“台湾或中华民国此刻并非国际社会上的一个国家”,从而使得美台海政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化。^[17]12月21日,国务卿赖斯在记者会上也郑重警告台湾当局,美方认为“入联公投”是一项“挑衅性的政策”,这一政策毫无必要地加剧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且它也不会国际舞台上给台湾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益。^[18]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国对陈水扁当局的严厉批驳,其真实意图只是为了防止台湾当局的“台独”行径引起大陆强烈反应,从而破坏美国在台海“维持现状”的既定战略,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利益,而美国“以台制华”、阻挠两岸统一以防范大陆崛起的战略意图却丝毫没有改变。例如,就在美国国务院对陈水扁“入联公投”表示明确反对之后仅一周,美国国会众议院便于2007年6月26日推出一项决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提升美台交流层级,解除长期对台“高层官员”包括民选“总统”访美的限制,允许美内阁成员与台湾当局对等层级“官员”直接交流等,以帮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19]与此同时,多年来一直隐而不宣的美台军事合作也悄

然升级。有报道说,7月初,美台军事热线电话悄然开通,台军衡山指挥所与美军太平洋总部的战情系统实现全天候24小时电话联系,针对战时美军可能驰援并进驻台湾,台军各作战区指挥所甚至还为美军预留了“席位”。^[20]在9月11日召开的“美国国防工业会议”上,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谢伟森与台“国防部副部长”柯承亨会谈时也明确表示:“美国珍视与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不希望政治或其他分歧冲击这种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友好关系。”^[21]时隔仅一天,美国政府又不顾大陆的坚决反对,悍然宣布向台湾出售12架P-3C“猎户座”反潜机,以及144枚旨在防御战机威胁的SM-2“布洛克”式3A标准导弹,总价值高达22.3亿美元,并明确声称:“出售这批军备有助于维持地区内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及经济发展。”10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案,声称逐步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大陆“对台湾,最终还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势力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美国政府应该“以台湾的防务需求为唯一考量”,继续向台湾提供高性能的“用于防御的武器”。^[22]11月5日,美国国防部又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将严肃关切任何对台动武之举,并继续履行《与台湾关系法》所载明的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的各项义务。”^[23]如此种种,均表明美国为了维护其在台海的“维持现状”战略,尽管对陈水扁当局极为不满,但是美国矢志“保台”,阻挠两岸统一的根本战略却丝毫没有改变。

随着马英九于2008年5月开始“执政”,两岸之间的猜忌和敌意降低,也为两岸携手共创和平发展的新局提供了基础。两岸首次周末包机直航以及大陆游客首次赴台的实现,揭开了两岸关系新的一页。然而颇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却发出了一系列有碍两岸关系改善的政策讯息。6月23日,国务卿赖斯出言“提醒”台湾:尽管美国鼓励两岸和平发展关系,但“美国与台湾也有关系”,美台之间是一条“独立自主发展”的轴线。^[24]8月中旬,美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就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提出了美国的“二不”原则,即不能暗示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台湾的国际空间也不能由大陆来最终同意。他警告马英九在修正与大陆关系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能维持台海现状,而美国不希望在两岸交往的过程中被撇在一旁。^[25]而针对马英九当局提出

的“建构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动议,8月27日,美国突然宣布将提前向台湾出售60枚价值9,000万美元的“鱼叉”II型反舰导弹,而利用这种射程达200公里的先进导弹,在战时则可以将大陆浙江、福建及广东大部分沿海港口纳入台军的打击范围。^[26]如此种种,均显示出美国担心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以及互信的提升,台湾会“过快地靠向大陆”,从而损害美国在台海的优越地位以及“以台制华”的战略利益。

四、简短的结论

在当今依然处于无序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增强国家利益始终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最高目标和行为准则,是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首要考虑。多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台湾问题,为了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保持和延续其作为唯一霸权国的权力地位,美国逐步确立了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所谓“维持现状”战略。每当台海局势出现紧张,美国政府高层便会频频向海峡两岸重申希望维持台海局势稳定,并以“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来维护其战略主动性。然而,陈水扁当局一系列“台独”行径不仅对美国所定义的两岸“现状”形成了直接冲击,更严重的是,一旦台湾当局寻求“法理独立”的阴谋得逞,很可能导致两岸关系甚至中美关系都因此而毁于一旦,危及美国在冷战后苦心经营的亚太地缘安全结构,进而使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受到沉重打击。因此,中美两国在联手反对“台独”这一问题上也基本上达成了政策上的一致性。

然而,就美国的长期战略取向而言,遏制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在欧亚大陆的崛起,始终是美国最为关切的核心国家利益。美国利用台湾问题“以台制华”的战略意图不会改变,美国对“一中框架”的维护,以及对“台独”行径的压制,其根本目的只是为了在最低限度上维持台海不独不统的“冷和平”现状,以利于美国左右逢源,实现在台海利益的最大化。由于马英九的上台执政以及两岸关系的迅速改善,使得“台独”的威胁大大降低,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尽管依然会对岛内“台独”势力保持一定的压力,但是势必会通过加强对台军售、加强美台军事合作

等方式,对两岸交流合作的增强乃至政治、军事互信的提升保持警惕,甚至设置障碍以防止台湾向大陆“过度倾斜”。

注:

[1]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M].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6.

[2]美国的国家利益[M].//胡鞍钢 门洪华.解读美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89-91.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都是多维的,并随着国际政治现实的发展而不断演变。例如,在“9.11”事件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保护美国本土安全便无疑成为现阶段美国位阶最高的核心国家利益,这一点在近两年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便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而美国著名的战略学家罗伯特·阿特在其新作《美国大战略》中甚至明确地将“保卫本土安全”列为唯一的“生死攸关的利益”。

[3]约瑟夫·奈.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M].//胡鞍钢,门洪华.解读美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92.

[4]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i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2.

[5]Remarks to Diplomats in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Wireless File, January 20, 1993, p.7.

[6]<http://news.sina.com.cn/vi/2006-02-01/17218113679s.shtml>.

[7]Barack Obama,“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Foreign Affairs*, Jul/Aug, 2007.

[8]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M].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6:56.

[9]http://www.stats.gov.cn/tjgh/ndtjgb/qgndtjgb/20070228_402387821.htm.

[10]<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6/indexch.htm>.

[11]2006年香港GDP总量为1885亿美元,澳门GDP总量为132亿美元。

[12]主要挑战是如何对付中国的崛起[N].(新加坡)海峡时报,2007-02-10.

[13]梅孜.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M].311.

[14]<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07/91979.htm>.

[15]中央社(台)华盛顿,2007-06-18.

[16]<http://www.state.gov/s/d/2007/91479.htm>.

[17]中央社(台)华盛顿,2007-08-31.

[18]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2/22/content_7293686.htm.

[19]<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D?c110:9::/temp/~c110v1m0s>.

[20]何平.台湾当局拉拢美日以求驰援[N].(香港)镜报,2007(8).

[21](台)中国时报,2007-09-12.

[22]美联社华盛顿,2007-10-02.

[23]<http://www.defenselink.mil/news/newsarticle.aspx?id=48034>.

[24]http://news.ifeng.com/taiwan/1/200806/0623_351_612318.shtml.

[25]美提“二不”给两岸关系划红线[N].(台)自由时报,2008-08-28.

[26]五角大楼批准售台反舰导弹[N].参考消息,2008-08-29.

(上接第15页)走向谈判对话与和平磋商。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内外交困之际临危受命,一方面要力挽美国经济于风雨飘摇之中,另一方面又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朗和朝核问题等一系列棘手的外交难题,的确是道路艰辛,在短期内引导美国走出困境难度很大。尽管如此,对于这位年富力强的首位黑人总统的抱负和潜力不可低估。奥巴马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新政”,能取得何种成果,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拭目以待。

注:

[1]萨本望.布什主义四处碰壁[J].和平与发展,2008(1).

[2](英)金融时报,2008-01-09.

[3](美)有线新闻网站,2008-10-19.

[4](美)企业研究所网站,2008-05-15.

[5](美)新闻周刊,2008-05-12.

[6]日本经济新闻,2007-12-12.

[7](英)星期日泰晤士报,2008-05-25.

[8]麦克莱伦.发生了什么:布的白宫和华盛顿欺骗的政治文化内幕[M].2008-06.

[9](美)利益双月刊,2008(3).

[10](美)评论双月刊,2008-02-15.

[11](德)明镜周刊,2008-02-18.

[12](美)国家利益双月刊,2008(1).

[13]新华网,2008-03-29.

[14](美)时代周刊,2007-12-23.

[15](德)明镜周刊,2008-02-18.

[16](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01-21.

[17](美)企业研究所网站,2008-05-15.

[18](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07年12月研究报告.

[19](美)国家利益双月刊,2008(1).

[20](美)国际安全季刊,2007(秋季号).

[21](美)外交双月刊,2009(7).

[22](美)有线新闻网站,2008-11-15.

[23](美)华盛顿邮报,2008-04-07.

[24]莫纳·苏特芬.下一个美国世界[M].

Abstracts

1. A Year of Tremendous Turbulence and Changes: An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2008, by Qian Wenrong, Senior Researcher, Center for World Affairs Studies, Xinhua News Agency and Guest Researcher of CPDS. A whole raft of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vents occurred one after the other in 2008. Results of the U.S. general election signal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in the domestic political life of the U.S. The financial crisis inflicted heavy blows on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nd further weakened the U.S. abilities to dominate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G-20 summit gave prominence to the role of the newly-emerging big power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moting the multipolarization process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Military conflicts between Russia and Georgia greatly worsened big-power relationship and geo-political setup. All those important events showed that tendency of multi-polarization in the world is irresistible.

2. World setup amid Deep Changes, by Ding Yuanhong,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EU and Adviser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magazine. Military conflicts between Russia and Georgia and the financial tsunami caused by the sub-prime crisis in the U.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two most spectacular ev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f 2008. These two events give a true and multi-angular reflection from the profound undergoing changes that have never seen before in the current world setup, i.e., a continuation of the trial of strength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betwee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blocs that have really existed since the end of WWII. In the process of trying to disintegrate the Eastern bloc, the Western bloc presents a clear scene of “cracks”. The rise of newly-emerging countries is causing changes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South and North share great disparity in strength. Peace and development—the theme of our times, is undergoing a deepening process.

3. Election Year, Great Debates and Big Changes: The U.S. Foreign Policy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by Sa Benwang, Senior Researcher,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CIISS) and Adviser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magazine, and Dr. Shang Hong, Senior Researcher of CIISS. Barack Obama was elected U.S. President by an overwhelming vote at a time whe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fell into dire straits in its foreign policy, the U.S. economy is on the verge of recession and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is yearning for a change. Traditionally, the election year in the U.S. has also been a year of debates between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as well as among the strategic research circles on the domestic and external policies of the U.S. administration. As the result of the election year of 2008 and the great debates, big changes will surely take place for the existing foreign policies after Mr. Obama takes office as the U.S. President. The general trend be from unilateralism to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from preemptive attacks and abuse of force to negotiation, dialogue and peaceful consultations.

4. Diplomatic Legacies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by Tao Wenzhao, Senior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ASS), Luo Jia visiting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and Guest Researcher of CPD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second term is coming to a close. When he makes an inventory of his diplomatic work, he will find out that quite a few of his negative legacies will be handed down to his successor. Burden of the Afghan war and the war on terror are still heavy and the road is long.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 Iraq War will not be easy. U.S.-Russian relations need to be re-established. The Iranian and Korean nuclear issues are still hard to solve. A new breakthrough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is to be made. However, the Asian policy of the 8-year-long Bush administration is a bright spot in its diplomatic activities.

5. Interests, strategies and the Contradictory Nature of the U.S. Policy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by Xin Qiang, Deputy Director, Center of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and Guest Researcher of CPDS. In diplomatic

fields, interests,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are a group of variables that are interacted to each other. The U.S. policy of “no unification, no independence and no use of force” in dealing with the two sid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 aimed at achieving its strategic goal of maximizing its own interests in that area. “No unification” is a necessity for the U.S. to realize its hegemonism while “no use of force” can merely serve to retain basic posture of peace in East Asia. China’s strong will and determination to check “Taiwan independence” have made the U.S. to prevent armed conflicts by means of curbing” de jure Taiwan independence”. The U.S. policy toward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s in itself contradictory.

6. Predicting U.S. “Greater Middle East” Policy Under Obama Administration, by Gao Zugui, Director,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uest Researcher of CPDS. The center of the U.S.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ill still focus on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U.S. will withdraw its troops from Iraq and make arrangements and reach agreements with Iraq o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lations, so as to conform the U.S. long-term interests and military presence in that country. Although there exist extreme difficulties, it is likely that the U.S. will enter into negotiations with Iran. Some progress will be made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will become the key regions of the U.S. anti-terrorist efforts. Meanwhile, China factor will attrac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7. The U.S. Economic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and Its Impact, by Dr. Zhang Yifeng, Ass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sian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an Guang, Director,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Senior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sian Studie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U.S. experienced repeated twists and turns and made readjustments to the focal points of its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strategy is now tending to be more mature. Its economic strategy has taken shape with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s its focus and thus tangible results have been made. It provides the U.S. with an unprecedented legitimacy and realistic foundation to make presence in Central Asia and exerts an impact on the situation in that region that can not be overlooked.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U.S. economic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has given impetus to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a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and get involved in the U.S.-led economic projects as deep as possible through multi-lateral mechanism.

8. Russo-Georgian Conflict and the SCO, by Zhao Huasheng, Director, Center for SCO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and Guest Researcher of CPDS.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Russo-Georgian conflicts to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 made the SCO confronted with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s. In addition to posing a severe challenge to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SCO as a result of those conflicts that have aggravate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Russia, foreign policies of Russia, its policy toward the former Soviet-dominated areas, especially Central Asia and its policy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SCO, will exert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SCO. Under new situation, the SCO ought to make some breakthroughs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o something useful in regional security, and Afghan situation in particular, so as to retain good conditions and vitality of the Organization.

9.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ASEAN Relations, by Prof. Cao Yunhua, Director,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inan University. He is also a tutor for Ph.D. candidates. Rapid development and eye-catching achievements in China-ASEAN ties, especially in constant expansion of thei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have laid a solid material basi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ose friendly relation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need to continue their work in promoting those relations. In particular, both sides ought to work harder in building a common culture and mode of thinking that could be shared by all, in order to set up a more solid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basis for a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0. Southeast Asian Economy Shadowed by America’s Financial Tsunami, by Shen Hongfang, Liu Yuerong